



# 乡愁与回归自然

□徐建成

清明雨纷纷，归乡祭母亲。伫立母亲墓前的，有我有妻有儿有孙。

半个世纪前，我从插队的山乡返城，并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不料，母亲突然离世，让我在两三年间夜夜都会梦到她：梦到她在学校住宿区的门边等着她的儿子，等着我从朋友家踏月归来……

人都说，父母在，家就在。我愿说，故乡在，母亲就在，她就在故乡的河水边，在故乡的半山腰无牵无挂地长眠。

我的父亲、母亲还有一个9岁早夭的妹妹加起来共活了95岁。

我多年前就有过一个心愿，希望自己能生活得长久一些，至少要活过父、母和妹妹加起来的95岁，多享受一些改革开放的成果，把父母和妹妹生前没有看到过的、没有享受过的帮他们看过帮他们享受过，帮他们去减少些我生命中的痛楚、无奈与遗憾，然后，再到另一个世界去与他们团聚……

伫立母亲墓前时，我想到了我的后事。我的后事自然应由儿子来安排。

我会向儿子如何交代后事呢？是将骨灰葬于母亲的墓旁？还是撒入江河湖海？或者就葬于一棵树下……

是只交待我自己的后事，或者还是应先与妻商量后再交待；最好是与妻取得共识，让儿子照此办理，到清明时节他也有一个思忆父母的不太遥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应是我的故乡。这个地方也应是妻的故乡——她出生于成都。假如我们百年之后，我葬于我的故乡雅安荣

经，妻葬于她的故乡成都，我们相距不到200公里分居两处倒也无忧，只是会太辛苦儿孙了：一到清明节，他们就需要两地跑。如此一来，逝去的人反而成了活着的后人的负荷，这一定是我们不愿意的事情。但，到那时我们已不能再发表什么意见能为儿孙减负了，这该如何是好？

故乡是每个人的出生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

每个人的故乡都不一定相同，但所有人的故乡都会有最大公约数——我们活着的和逝去的家人们的共同故乡都是中国，都是我们这颗旋转着的星球。

30多年前，诗人流沙河先生在他的《庄子现代版》扉页为我题词道：“回归自然，是大宇宙的乡愁”。

人活百岁，终有回归自然之时。那就让我和妻百年后都回归到我们四川，回归到我们中国的江河湖海或哪片林子中的那两株树下吧——

让我们从故乡的那条河奔腾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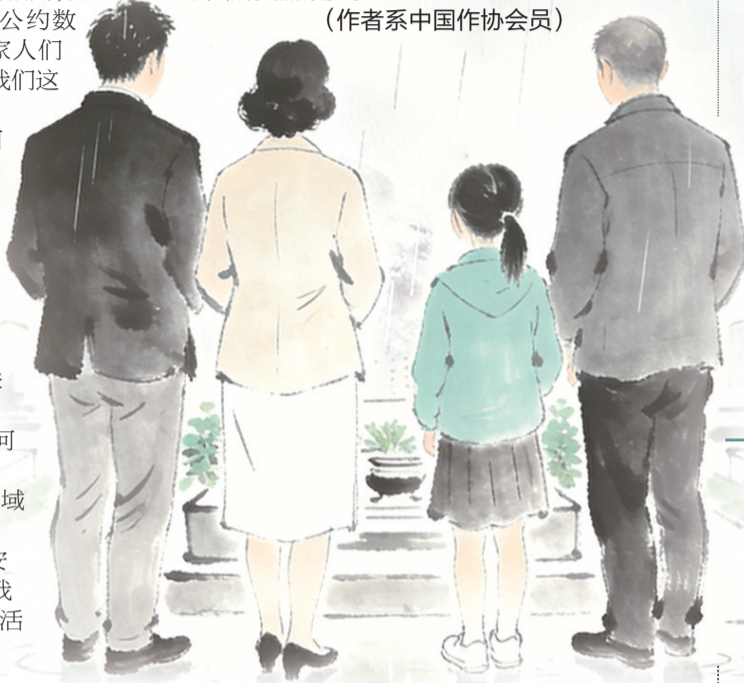
让我们从沿海的那片海域奔向浩茫……

或者，就让我们长眠、安息于那两株树下吧——让我们活在桃林的芬芳香甜里，活在松树的挺拔苍翠中。

让我们的儿孙后代，能在桃林里，能在松林下，能在江河湖海航行时与先人交流、对话，能感恩生命的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恳请我国立法机构为继续深化丧葬改革，为水葬、海葬、树葬等不占用土地资源的骨灰安葬方式立法并出台相应配套管理举措，让故去的人有尊严地回归自然，让子孙后代都愉快地生活在这块叫做中国的美丽故乡。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墓园小记 □阿湍

走进墓园  
白云沉默，松柏哭泣

我只想  
陪亲人坐一会儿  
陪墓碑上熟悉的名字坐一会儿

春雨落在面颊  
像他们说着未说完的话  
草叶青青  
似未凉的体温凝在石纹

步履匆匆  
不过是别人走过的路  
重走一遍  
山中的冷月  
照过多少遗憾和离别？

灵魂的水面平静  
再多的风  
也吹不回躺在墓园的人

我抬头和白云说话的时候  
松柏点头应和  
一种死亡  
也是生命的赞歌

(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

## 倾听一朵花的心事(外一首)

□邹仁波

今年清明不写诗  
静静倾听一朵花的心事

乡村小学校园，颓圮的几间教室  
泥浆的印痕漫过半块旧黑板  
小操场那棵杜鹃花依然自顾自开着  
几只麻雀和画眉鸟声情并茂讲述  
语文老师曾在花下带领孩子们朗诵春天

祖母在院子里拿出相册，晒晒  
一朵海棠花瓣从里面飘飞出来  
祖父健在时，每年海棠花开  
他都要烧高烛照红妆  
手里捂着三等功的荣誉证书  
给祖母朗诵情诗  
读着读着，花瓣落满了她的肩头

一朵大红花，别在祖母胸前  
她走了30里路来到烈士陵园  
儿子的碑文，字不多，正楷体  
大红花是儿子入伍那天戴过的  
今天再一次开在一朵花儿上  
跟老家祖父坟头的大红花一模一样

祖父18岁参军，23岁转业  
成为乡村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  
他的小儿子20岁成为消防战士  
在山火抢险中，开成一朵凤凰花  
祖母提醒我，今年清明不写诗  
千军万马都在一朵花儿里  
爱恨情仇也在一朵花儿里

“——你应该去垫江太平明月山，  
看一朵满面春风的牡丹”

## 在一朵牡丹花里重逢

回到垫江，已是清晨  
这朵牡丹，在露水里睡了那么久  
我在山坳里长大，也在露水里睡过  
后来远行，这朵花儿才悄悄地绽放

我曾在山坡上不断地除草、施肥、晾晒  
经常偷偷剥开那层粗糙的皮，寻找宝贝  
当然没有找到宝贝，也没有找到美人  
离开垫江后我才知道  
那苦涩的根茎叫“丹皮”，可以入药  
也可与明月对饮，常常治愈失眠

我把根茎带回城里  
种进阳台精致的花盆里  
以为厚植沃土，便迎来国色天香  
她确实开了，开得很拘谨  
像一位丢失了魂魄的故人  
蜷缩在角落里，暗淡在月光下

我去过三次恺之峰，梦里去过多次公主岭  
红色的花朵，有明月山的沉静和激情  
白色的花朵，有明月山的风骨和归期  
传说，早已深埋在明月山的胸腔  
清晨，漫山遍野的牡丹花磅礴而出  
夜半，是明月山上静静燃烧的云雾  
而我不愿离开，只愿隐身于牡丹花海  
与太平公主在一朵牡丹花里重逢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 约定

□王成志

老家祖坟走去，脚下的泥土还留着童年的温度。爷爷的坟莹在一片竹林旁，黄土垒成的小丘，早已没了当年的贫瘠；父母的墓碑立在山腰边，碑前的杂草、小树枝和残枝败叶，是我每年都要亲手拔除的牵挂。

摆上贡品、插上香烛、点燃纸钱，火苗舔舐着纸页，袅袅青烟扶摇而上，混着雨丝飘向天际。祭酒时，酒液洒在坟前，洒开一片湿润的痕迹，就像我30多年来，从未干过的眼泪。蹲在父亲低矮的坟头前，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往事，突然就鲜活了起来。

父亲的一生，是埋在泥里的一生，不到10岁的他就放下私塾的课本，用稚嫩的肩膀扛起风雨飘摇的家。从以前的自耕农，到后来的村干部，再到镇供销社主任，他本该有安稳的日子，却在困难时期，看着我们六兄妹饿得前胸贴后背，便狠下心辞去公职，回村种田养家。他认为，唯有扛上锄头在地里刨食，才能让饥饿的全家有一条活路。风里雨里，酷暑严寒，他佝偻着身子在田里刨食，满身汗水混着泥水，一天又一天。他面黄肌瘦，患上严重的胃溃疡，呕吐、拉血，却从不说疼，依旧强撑着佝偻、干瘦的身子干活。

1978年那个夏天，我永远记得：父亲从县医院回来，胃癌转移，瘦得皮包骨头，两眼

深陷，面颊蜡黄，连站立都不稳。他拉着凳子挪到地坝，忍着剧痛指挥我们几个孩子垒稻草垛，指尖划过稻草的粗糙，像在摩挲最后的牵挂。夜里，我们在院坝旁乘凉，他摸着我和弟弟枯黄的头发，哽咽着说：“我要是死了，你们俩可怎么活啊？”

当天凌晨3点，他紧咬牙关，圆睁浑浊的双眼，在我们的哭声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年，他51岁。一年后，患肺气肿的母亲也随他而去。

父母去世时，我和弟弟才10来岁，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穿过，更别说孝敬父母。如今，我和哥哥姐姐们都过上了富足日子，可日子越好，心里的亏欠就越沉重——我们终于能给父母最好的生活，可他们，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我在父母坟前念了32年。每次念起，都觉得心口被狠狠揪着，那些没说出口的“爸妈，辛苦了”，没做过“带你们享福”的事儿，都成了刻在岁月里的遗憾。

夕阳西下，我最后回望父母的坟莹，墓碑在青山绿水间静静伫立。清明不是告别，是重逢，是与先人的心灵对话，是对根的追寻。它让我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又是一年清明，年年复归，慎终追远。我会继续守着这个约定，岁岁归乡，岁岁念亲。你长眠，我常念；家在此间，心亦在此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一纸画像

□罗敦才

近烈士本人的真实容颜，让模糊的轮廓，在科技与温情中渐渐清晰。

这份跨越岁月的画像，先后送到两位亲历者面前。已93岁高龄的易进武老人，凝视良久，轻声认可：“肖像有点像，这个相片可以。”一句朴素的话语，藏着对老战友绵长的思念。烈士侄儿、山东政法学院张成先，将照片转交家人，一家人都从心底里接纳了这张肖像。

家人商议，将相片打印出来，待清明扫墓时，郑重安放在莱芜战役纪念馆缅怀堂的骨灰盒前，让英魂有影可依，让思念有处可寄。

今年4月3日，张成先回到故乡，为伯父祭扫。在莱芜战役纪念馆缅怀堂，登记骨灰盒存放号码，大屏幕上便映出烈士安息之所，军

徽下方的数字，静静标注着英魂的归处。他拍下两张照片，千里传寄，只为让这份怀念，更加真切、更加完整。

一纸画像，承载一段烽火岁月；一次复原，致敬一位赤诚英烈。岁月不语，却深深铭记；山河无言，却永远珍藏。

(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又是一年春草鲜花染遍川东的季节，清明的雨丝，像扯不断的思念，斜斜地交织在广安协兴镇的青山绿水间。这趟归途，我走了32年，从1994年到如今，岁岁清明，从未间断。就像刻在骨子里的约定，雷打不动，奔赴山海。

18岁那年，我高中毕业，穿上军装，从协兴镇四新村溪口背起行囊，远赴广州当兵。15年军旅生涯把我锤炼成了一名钢铁般的战士，也把故乡的模样，酿成了记忆里最柔软的底色。1994年，我带着5枚军功章转业回重庆，这里距广安老家不过100多公里，我却把每年清明的祭扫，当成了最庄重的仪式，也是每年必须完成的一件重要事情。

车抵老家王家河溪口，雨还在下，像极了杜牧笔下“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景象。我提着鲜花、祭品、香烛、纸钱，踩着熟悉的田埂，蹭着粘满水珠的野草，往

时光缓缓流淌，总有一些往事，藏着赤诚；总有一位英魂，留在人心深处。张汝德烈士，一生投身人民解放事业与公安工作，鞠躬尽瘁，却未曾留下一张照片，成为长久以来人们深藏心底的遗憾。

2009年9月26日，重庆市委、市政府授予张汝德烈士“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庆杰出贡献英模”荣誉称号。因烈士生前无影像留存，永川区公安局特地请来他生前战友、原永川县公安局副局长易进武，凭记忆描摹容貌，再由画家精心绘成画像，总算为那场庄重的表彰仪式，补上了一份温暖而珍贵的影像。

光阴流转，怀念不曾淡去。近日，永川区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鲁思刚，怀着对先烈的一片敬意，运用AI图像技术，将当年的手绘旧像细致复原，力求还原出更贴